

### 文坛大家往来书筒 22封手迹及照片首次集中亮相《收获》

# 巴金：叶圣陶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本报记者 许畅

今年恰逢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新鲜出炉的2024年第五期《收获》杂志，首发纪念专辑《叶圣陶巴金书筒》，收录两位文坛大家往来书筒22封，同时刊发了信件手迹及照片，许多系第一次公开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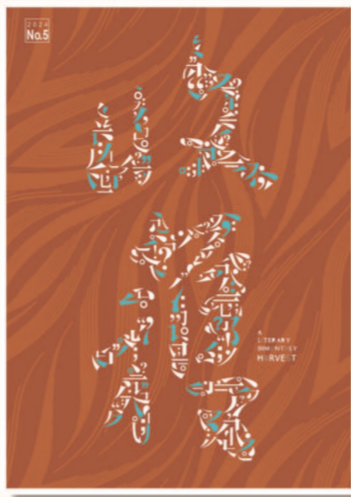
据《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介绍，第一封是叶圣陶1947年2月2日致巴金的信，市立剧专在戏剧节要举办展览，他向巴金借取曹禺的原稿。最后收录的是1984年4月12日叶圣陶的诗柬，那时叶圣陶因胆病住院开刀，巴金托友人送花慰问，叶圣陶以诗代柬答谢。当时90岁体衰力弱的叶老轻易不再动笔，竟写出完整七言专赠巴老，恰是二人惺惺相惜、浓厚友谊的体现。

纸短情长，一封封珍贵书信，也是一手文献记录，令读者一窥历史的侧影。“尽管两人年事已高，但精神层面的交流来往始终没中断。此前发表和收入文集的约有五六封，专辑里其他信件都是巴金先生家人近期找出来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告诉记者，巴金先生每有新作出版，都会恭敬地给叶老寄上，叶老尽管眼睛阅读困难，但十分珍惜来自老友的情谊，也一直关心着巴金的创作。“二人精神上的联系，比一些所谓世俗意义上的‘密切’交往，更能看出友谊的纯粹。不掺杂质和功利的情感，令人感动。”



▲1981年4月13日，巴金(右)和叶圣陶在北京叶家合影。  
▶1985年春天，巴金(左)和叶圣陶在北京最后一次相聚。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 温暖!50年中“不止一次的鼓励”

1928年冬，叶圣陶在灯下读留法法国的巴金寄来的小说稿《灭亡》，甚为赞赏。翌年，便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分4次连载，反响极大。《灭亡》发表后，巴金正式选择以写作作为终生职业。此后，巴金一直视叶圣陶为自己的老师，形容“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圣陶曾评价巴金文章“充满热情”“很是爽快”。两位大家的友情持续了50多年。

巴金1958年5月13日写给叶圣陶的信里，谈及30年前往事依然满怀感恩——“三十年前我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地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的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虽然我始终没有写出好的著作，以来报答您的鼓励，但是我每次翻阅旧作便想起我从您那里得到的那点温暖。”

时光流淌，这份最初的伯乐情持续温暖着巴金。1977年11月7日，巴金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写道：“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到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信的结尾，他表达了对叶老身体的关心——“您的眼病大概好了吧。听人说您的听力有些

衰退，请您多多保重。”信中所指的这首诗正是《赠巴金同志》，全文为：“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依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谊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蚁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仁看新作涌如泉。”其中“《文汇》刊书翰”指巴金发表于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的《一封来信》。

1980年3月11日，叶圣陶写给巴金的信里道出心声——“赠寄《随想录》和《往事与随想》顷已收到，您每有新书出版，必郑重赠我，深情厚意，永铭于心。如徒然道谢，反而见得疏阔了。《随想录》先有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带来赠我。我目力大衰退，不能浏览，由媳妇夏满子读给我听了七八篇，我听了无不感动。”

### 信任!“在正路上继续前进”

除了信件，专辑《叶圣陶巴金书筒》还收录了1985年春天两位老人在北京交谈的照片，那是巴金叶圣陶最后一次相聚。“隔着纸面和时间，那爽朗的笑声，似乎还能传递给后来的人们。”在钟红明看来，责任编辑和写作者之间的温

暖情谊和理解，会激发出怎样的力量，“两位先生作了很好的诠释”。

正如巴金曾说：“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而叶圣陶，恰是他“写作与人生的双重责编”。“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书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巴金在最初发表于1986年6月5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的《我的责任编辑》文章里，如是描述心路。

“两人声息相通，要言不烦，有时看似简单的问候，其背后不仅仅是关心，还有精神上的互相鼓励和支持，有着一种共同的坚持。面对时代风浪，两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抚慰和对共同价值标准的维护，这批书信就是最好的见证。”周立民谈到，前辈们的风范，对我们也是提醒和鞭策。

### 相关链接

#### 信件摘刊

■1947年2月2日

巴金吾兄尊鉴：

市立剧专将于本月戏剧节举行戏剧资料展览会，意向尊处借取曹禺兄之原稿，以供陈列，负责保管，负责送还，决不有误。今令小几至诚晋谒，敢恳赐予指教，不胜感幸。即颂大安。

弟叶绍钧顿首 二月二日

■1984年4月12日

巴金闻我居病房选赠鲜花烦泰昌苍兰马蹄莲共襄插瓶红妆兼素妆对花感深何日忘道谢表中心藏知君五月扶桑敬颂此行乐而康寿会群彦一堂寿君八十尚强归来将降京机场迎候高轩蓬门旁巴金兄托泰昌携花问疾作此奉酬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 叶圣陶

# 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书

「二〇二四，读巴金——憩园讲坛」等纪念活动在申城举行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这是今年第二次参加巴金系列讲座，我看到更动人的巴金老人从书中走了出来。”徐家汇书院三楼报告厅里，一位年轻读者动情道。作为“2024，读巴金——憩园讲坛”系列讲座之一，“《随想录》与八十年代文学”讲座现场，观众席满满当当，其中不乏来自浙江、山西等省市的读者。

正值巴金诞辰120周年，多项纪念活动正在举办。除了憩园讲坛，巴金故居与徐汇文旅局共同策划推出的“巴金书房”主题阅读活动进行到第二期，“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也在大零号湾图书馆展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认为：“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书，从他的文字和作品开始。”

### “讲真话”是巴金不变的信条

作家巴金于晚年写下《随想录》，收录一百五十篇文章，包含《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讲真话，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言说的核心，书中有关六篇文章专门提及。赵丽宏认为，巴金并不是要写一部改变自己形象的书，“他只是坐在那里回忆往事，他要写一些真实的话，要把自己经历的漫长时代，再捋一遍”。鲁迅曾提及，真正的写实主义者是把人的灵魂展示出来，巴金正是在将自己的灵魂解剖得最深，并展示于人。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告诉读者：“《激流三部曲》展现了青春时代火焰般热烈的热情；而《随想录》并非那么刺眼，仿佛白色火焰，温度更高，也更加深沉。”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巴金每次参加朋友的追悼会，脑海中总是出现他最亲爱的面孔——萧珊，他一直对萧珊感到自疚。后来有人提出要给萧珊开追悼会，但是巴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作为作家用文字纪念妻子。

### “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

“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巴金曾经题在《序跋集》扉页赠予赵丽宏的话。回到从第一次知道巴金，到阅读他的作品，再到相互交往，赵丽宏动情不已。赵丽宏少时读书最擅长“按图索骥”，他从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发现其译者“巴金”后，便在上中学前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巴金的所有作品，《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仅是基本，巴金年轻时的随笔、法国留学时的日记以及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生活而写下的纪实作品，赵丽宏读得如饥似渴。“有点压抑，有点惆怅，甚至有点茫然，我感觉这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挣扎，而他要寻找的东西永远在前方。读完这些书，我觉得这位作家是个好人。”赵丽宏分享他幼时的心绪。

巴金十分关照青年作家，更寄希望于青年写作事业，他曾在1986年全国青创会的致辞中说“我充满信心乐观地在倾听响亮的年轻声音”。赵丽宏忆起自己与巴金的交往仍十分深情，“巴金总是觉得年轻作家的希望也很大，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他的《随想录》中也有多篇谈及年轻一代的作品”。巴金的影响也由此展现。周立民认为，一方面，通过创作来启蒙与唤醒中国文学；另一方面，通过他的言行与交友具体地影响更多人。巴金与李小林父女两代主持《收获》杂志，提携了一代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多年来对青年作家一直非常支持。

现场一位年轻读者提问：有没有对下一代作家说的话？赵丽宏说：“还是三个字：说真话。”周立民则说：“巴金曾说‘写作与生活要一致’，写作不是技艺，而是生活中重要的表达方式，甚至也可能是维护我们自身尊严和自由的屏障。”

■本报记者 姜方

他一生译配发表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世界各国歌曲近2000首，编译出版的外国歌曲集有30多种——今年正值音乐学家、翻译家、著名歌曲译配家薛范诞辰90周年，《轮椅“歌痴”交响曲·薛范》昨天正式首发。

“他是一个为歌而生、为歌而活的人。”《轮椅“歌痴”交响曲·薛范》作者金波回忆他和他薛老近年来的交往。“2022年七八月间，我几次前往探望薛老，彼时卧病在床的他聊起歌曲译配时思路清晰，犹如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这一年的8月4日，薛老在家中接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时距离他去世不到一个月。”金波动情地回忆，薛范对音乐的极致热爱是贯穿其一生的创作动力。

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姜逸青介绍，“海上谈艺录”丛书之新书《轮椅“歌痴”交响曲·薛范》共分为九 chapters 和艺术访谈，作者金波以充满情感和诗意的笔触，叙述并展现了薛范对音乐与文学的热爱。他作为译者所取得的斐然成就，希望通过充满力量又乏文学色彩的描写，给读者还原一个立体的薛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绒花》《鸽子》《草帽歌》……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海外经典歌曲在中国广为传唱。这背后共同的译者，正是2岁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从此一辈子与拐杖、轮椅相伴的薛范。他用译配的歌曲搏击人生的乐章，也将作品中的澎湃生命力传递给听众，予人力量。“中国的艺术爱好者通过薛范的翻译，得以接近世界声乐宝库。”文艺评论

# 以译配歌曲搏击人生乐章

《轮椅“歌痴”交响曲·薛范》新书昨首发

家毛时安说，“他忍受孤独、寂寞，孤守空房、孤守长夜，远离世界，一人伴着歌曲一路走来；他用自己的歌曲翻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用他的翻译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又以自己的歌曲翻译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几代文艺艺术爱好者。”

为何《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外国歌曲至今广为传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学家陶辛认为，正是通过薛老等歌曲译配家至情至性的翻译，不少外国歌曲以汉语形式被大家所接受，同时在歌曲中也传递了具有异域风情的乐观、美感和情感，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基因。“外国歌曲译配能带给我们原来的文化中产生的新东西，对汉语使用者产生影响，希望薛老译配歌词中的饱满情感，也能够感动未来的一代代听众。”

除了歌曲的旋律，歌词所传达的那种人类普遍可感知的善意和美好，正是薛老翻译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经久流传的原因。“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查明建指出，歌曲译配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传达原歌词的意境，还要自然流畅、朗朗上口，并要协调歌曲的节拍旋律。”薛老有诗人对人对的情感，有音乐家对微妙情感的把握，有语言学家的语感，所以他的歌词意境隽永、意味深长。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化学者，在上海市文联指导下，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音乐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艺术院近期共同主办策划了一系列活动。9月8日晚，由全市9家合唱团共同参与的“纪念翻译家薛范诞辰九十周年薛范配合唱作品音乐会”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

# 倾听失败者的《生之代价》

■本报记者 柳青

从八月底至九月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生之代价》在茉莉花剧院完成首轮演出，在同时，这部获得普利策最佳戏剧奖的剧本中译本出版上架，使得围绕这部作品的讨论能更长久也更深入地继续下去。

### 残障者在舞台上的真实能见度

《生之代价》是美国的新生代剧作家马蒂娜·迈欧克的作品，2016年首演于麻省的一个戏剧节，两年后，这个剧本获得普利策戏剧奖，去年，这个作品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提名。迈欧克在写这个作品时，是个33岁的年轻人，此前她只有一部作品有些许影响。

《生之代价》塑造了四个人物形成的两组平行关系，两组关系都是一个残障人和一个看护者的组合——一边是卡车司机艾迪为了缓解自己和对方的经济压力，去给车祸致残的前妻阿尼当护工；另一边是普林斯顿的文科学生杰斯，毕业即失业，兼职多份零工，应聘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约翰的护工，约翰出身优渥，但自幼罹患脑瘫，说话吃力，洗更衣都要借助他人之手。

在具体讨论剧作内容之前，有必要了解到，迈欧克在剧本原作的舞台提示上注明，阿尼和约翰都要由残疾人扮演。她认为，面对当代多样化的剧场形态，让健全人“扮演”残障的角色，不仅表演的信服力成疑，也触及戏剧和表演的伦理：为什么不能提高残疾人在舞台上的真实的能见度？让健全的演员假扮残障者，是否形成对他们故事的消费，甚至剥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的这一版《生之代价》尊重并严格遵循了剧作家的要求。扮演阿尼的是舞蹈演员刘岩，她在2008年的一次彩排中从三米高的地方摔落，重伤瘫痪。约翰的扮演者是脱口秀演员张佳鑫(小佳)，他因出生时的事故导致大脑缺氧，成年后走路费劲，不能顺畅控制肢体，并且和约翰一样，说话费劲，语速很慢。刘岩和小佳跨界话剧，让观众所了解到的并不只是真实的他们和剧中角色在生理层面的“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仅仅出现在舞台上，就扩充着观众们对演员、对表演的理解与想象。

### 打碎滤镜后，在剧场看到“人的残障”

当然，如果对《生之代价》的讨论仅限于“残障人群的能见度”“怎样面对残障者”“健全者和残障者如何平等坦诚地沟通”，这还是低估了这部作品。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剧评人看了《生之代价》在纽约的演出后，这样写道：“把这个戏看成探讨残障者的身份认同，那就大错特错。它不是狭隘地讲述‘残障的人’，而是思考更为广义的‘人的残障’，在阿尼和艾迪、杰斯和约翰的两段关系里，人物两两之间最大的困境绝非健全和残障之间的冲突，他们的障碍是更具普遍性的恐惧和隔阂——普遍地渗透在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

出现在《生之代价》里的两组人物，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过往，在《不可触碰》《遇见你之前》这些喜闻乐见的电影里，贫穷的健全者和富裕的残障者、善良的看护者和吹毛求疵的

被照顾者总能达成浪漫的和解。而迈欧克打碎了这些流行文化盛产的滤镜。

无论是艾迪和阿尼的关系里尴尬的“凑合”，演绎了真实的“生之代价”；或者杰斯和约翰之间更是反套路地反讽“跨越障碍的相知相爱”。内心的残障，均匀地分布在《生之代价》的四个角色身上，艾迪和阿尼、杰斯和约翰之间，谁都没有成为对方的救赎者，他们是不同程度的失败者，败给无知、贫穷、偏见和傲慢，他们各自受困于阶层、种族、性别，以及一具具体的肉身，最终失败地被困在形同孤岛的生活中。

迈欧克的这部作品珍贵在于，她写出了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失败”，正如她自己说的：“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流行文化里，总有一些角色被视为愚蠢的，是带着滑稽口音的漫画式的移民和穷人，但我想解释这样的躯壳里有怎样具体的身体。”她不是为小丑翻案，也没有塑造贫穷的圣人，她在成功学盛行的环境里，看到失败者和失意者，并且让他们开口说话。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生之代价》剧照。制图:张继